



第九届“我的读书故事”

借书记

贾兴安/文

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《红旗谱》，在我叔叔睡觉的枕头边上，被我发现拿来翻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就入了迷，朱老忠、严志和、春兰、江涛、运涛、大贵、二贵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，就日日夜夜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了，直看得神魂颠倒、寝食不安，还装进书包里带到学校偷偷看。但还没看完，在县里上高中的叔叔回来了，我告诉他正在看他的书，“我还没看完。”叔叔瞪我一眼：“小孩儿家，看这干啥！”一把夺过去就往外走。我追上他，带着哭腔央求道：“叔叔，我看得正有意思呢，让我看完行不行？”叔叔头也不回：“给我好好学习，以后不许看没用的闲书。”

那时候，书很少，尤其是在乡村，书更是金贵。这里说的书，是指小说而且是专指出版的长篇小说。因此，书基本上是长篇小说的代名词。在乡村，除了连环画，偶尔能看到的，只有长篇小说这种书，其它种类的书籍，基本上没有。其实，当时我喜欢看书，还不算是酷爱文学，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文学。我只是喜欢听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故事，村里人称之为“喷空儿”，讲一些神话传说、妖魔鬼怪什么的，还有一些游走四方的盲人“说书”。盛夏里，大树下，我会脱下一只鞋，垫到屁股下，坐在地上的人群里，听“说书人”声情并茂讲“三国”“包青天”“杨家将”等等。有时一连说上十多天，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。盲人在哪条街上“说书”，附近的人家会端来一碗或半升粮食送给“说书人”，算是“劳费”，其他人就“免票”了。听别人“装在肚子里”的“瞎白话”和“说书”，得看别人有时间没有或者愿意“说”不愿意“说”，要受制于人。但能得到一本厚厚的大书，是不分时间和地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时看的，而且比“说书”还精彩，不用等着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”。这就是我第一次看《红旗谱》时的真实感受。

但是，叔叔拿走了他的书，让“欲知后事如何”不得“下回分解”的我痛苦不堪、耿耿于怀。村里没有这本书，而叔叔从县城再回来，问他要，他说还给学校图书馆了。

上初中后，班里来了许多外村的同学。彼此熟悉以后，我开始向这些

外村的同学打听有没有书，问的当然是《红旗谱》。有些同学开始不明白我说什么，我再仔细解释一遍，有同学表示，回村里操个心问问。过了几天，有一位侯庄的叫“扁头”的同学对我说：“我邻居家有这本书。”我惊喜道：“太好了，那你帮我借来吧！”“扁头”撇撇嘴说：“我问他了，他说不外借。”我心一凉：“那咋办？求求你了，帮我说点好话呗。”“扁头”说：“他说你实在想看，可以去他家里看，不能拿走。”我眨眨眼睛，想了想说：“行，等下午放学后，我就跟你走，你带我到他家去。”下午只有两节课，放学比较早，我回家放下书包，跟爷爷说我要到侯庄的同学家去玩会儿，可能晚点回来。侯庄在我们大屯村子的正南，我家住在村子最北，从我家往侯庄去，要走三里半的路程。

到了侯庄，“扁头”领我去有《红旗谱》的这户人家，“扁头”让我在门口等，他先进去跟人家说一声，等人家同意了我再进去看书。不大一会儿，“扁头”出来了，嘴撇得老高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。我心一紧，连忙问：“咋了，他不给看吗？”“扁头”嗔道：“给看，可是……”我说：“有话你就说吧，只要能让我看会儿书。”“扁头”叹口气：“看书可以，可他突然提了个条件。”我问：“啥条件，要钱吗？”我伸到裤兜里摸摸，里面有五毛钱，够买两盒“火车头”牌烟卷了。“扁头”摇摇头：“不是要钱，你跟我进去吧，见面你就知道了。”

走进这家的院子里，这人在堂屋门前的丝瓜架下面的木凳子上坐着，穿着背心和裤衩，右腿上裹着白绷带。这人大概有三十多岁，叫什么当时“扁头”介绍了，但我没有记住，印象里他很瘦，黑黑的，长脸，嘴挺大，我在那里干脆就称他大嘴吧。大嘴冲我看看，问：“是要找《红旗谱》看啊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唉，叔，你不借，我可以在这儿看，也可以到我同学家里看，反正是不出侯庄，看到天黑，我再给你送回来。”大嘴笑笑，嘴更大了，露出了满嘴大黄牙：“我想问问你，为啥要看这个书啊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过。”大嘴皱皱眉头：“看过了为啥还要看呢？”我回答：“没看完，想看完。”大嘴又问：“咋就没看完呢？”我如实说给了他。大嘴听后笑了笑说：“是这么回事啊，孩儿还真

有股子犟劲儿……”我怯怯地说：“叔，这书……”大嘴把脸转向“扁头”问：“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跟长屯这孩儿说了没？”“扁头”说：“没有，你亲自跟他说吧。”原来，大嘴是让我现在替他给猪打草，因为他昨天把腿扭伤，不能下地了。他家母猪刚生了一群小猪崽，要吃一种名叫“曲曲芽”的野菜下奶，等我把野菜剁来，他就让我把书带走看。大嘴把这个意思说完，尤其是让我把书带走，我高兴极了，满口答应。天还早，太阳离下山还很高，给他去剜些“曲曲芽”喂猪，不算个事。

为借一本书，生平第一次来到三里半外的侯庄，给别人家去剜野菜。我从大嘴家扛上一只篮子，篮子里放上一把铁铲子就出了门。“扁头”有点难为情，执意要陪我一块儿去，说我对村子不熟悉，不知道去哪里找“曲曲芽”。的确，这种野菜不太好找，一般都长在地头上、路边或者垄沟旁，再加稀少，剜的人又多，所以围着村子跑来跑去，直到天快黑了，才剜了不到半篮子返回到了大嘴家。

大嘴看了看少半篮子“曲曲芽”，有点不太高兴，但也没说什么。他瘸着腿拎起篮子，把野菜倒进猪圈里，又瘸着腿返回来，对我说：“等等啊，我去给你拿书。”我高兴地应一声，心里激动得“怦怦”直跳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从堂屋里出来了，眉心里挽着个大疙瘩嘀咕道：“怪了，咋找不见了……”我心一紧，骇然地问：“你说啥？”他摸着长脑袋说：“这书一直在里屋的窗台上放着，现在咋没有了？”“扁头”瞪着眼吼道：“你再去找找！”大嘴面色尴尬：“我昏昏晃晃都找了，真找不见了。这样吧，啥时找见了，我再跟你们说……”

回到家时，天已经大黑了。我一夜也没有睡着，沮丧的倒不是白给大嘴剜了一次猪草，是费了这么大的劲没能借到书看。

第二天上学后，“扁头”不敢看我，还躲着我走。在去厕所的路上，我快走几步，追上了“扁头”，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肩膀：“这事不怨你。我早想好了，不能让你白帮我。等下次我爸从西安回家带来了巧克力，我一定留两块给你吃。”

第九届“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启事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我省全民文化素质，为建设新时代经济强省、美丽河北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，河北省作家协会与燕赵都市报共同主办第九届“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活动。

一、征文要求

1. 本届“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，内容可以叙述读书在个人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的重要作用，也可以结合个人读书经历，抒发读书感悟、心得体会或人生思考。本届征文将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以“走进新时代”为主题，引导、鼓励各界人士结合自身阅读体会和生活感悟，用优美的文笔和真挚的情感，热情讴歌党、讴歌祖国、讴歌人民、讴歌英雄，充分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伟大祖国取得的辉煌成就。

2. 文章要求观点鲜明、主题突出、内容健康向上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、文学性和较强的可读性。

3. 体裁以散文、记叙文、随笔为主，字数一般不超过3000字。

4. 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作品，且未公开发表、出版。如发现剽窃、抄袭以及非首发等情况，一律取消评奖资格。

5. 来稿请注明第九届“我的读书故事”征文字样，并写清投稿人



姓名、单位、地址及联系电话。所有来稿一律不退，请自留稿底。

二、评奖及奖项设置

征文截稿后，将邀请省内知名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等组成评审委员会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评选出相应奖项。征文活动设一等奖3名，奖金3000元/名；二等奖5名，奖金1500元/名；三等奖10名，奖金800元/名；优秀奖40名，颁发精美纪念品一份；优秀组织奖1~2名，颁发奖牌及纪念品。获奖名单将在省内主要新闻媒体公布。征稿期间，参赛作品择优在《共产党员》《燕赵都市报》《老人世界》《散文百家》及河北作家网刊登。活动结束后，优秀作品将酌情结集出版。

三、征文时间
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

四、投稿方式
来稿请寄：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河北省作家协会办公室
邮编：050021

电子邮箱：
wddsgs@163.com（欢迎投递电子稿件）

联系电话：0311-85802119 陈女士

兴来独语

沦陷的人性是救不了的

马德/文

人都会拣软柿子捏。而且，一个人捏了，好多人就会跟着捏。在作恶上，是容易一哄而上的。道理很简单，一来软柿子容易捏，二来捏了代价低，一哄而上代价就会更低。最后，柿子越来越软，极易从内里崩溃。

事实上，这样的人性之恶，不仅恶人身上有，善良的人身上也会有。一个不寒而栗的世界，不是恶人在作恶，而是善良的人在跟着落井下石。前者不过是让生命个体崩溃，后者则是让世界崩塌。

一个崩塌的世界，是摸不到良知的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英雄和救世主缺席，而小人和阴谋家遍地横行。善良的软肋就在这里，一旦在

恶那里无法突围，很快就会顺遂或被招安。当然了，他不会成为恶的始作俑者，却极易成为死心塌地的帮凶。

一个善良的人身上有无数的美，但致命的软弱性，又会让他把矛头对准另一个善良的人。这也很好理解，在恶那里软蛋的人，往往容易在比他更善的人这里逞强。有几个恶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一群善人为虎作伥。因为，一只羔羊会死于狮子的追逐，也可以死于一群羊的践踏。

消灭人性之恶是不可能的，所以，要想不被欺负，首先不能做一只软弱的羔羊。正因为如此，有时候，对有些人，把话说难听点，把事

做绝情点，没什么不好。因为于他们来说，善良就是退让，客气就是懦弱。你凌厉些强势些，对方才会感受到凛冽。也就是说，你有态度，他们才会有所收敛。

真正的强大，未必五大三粗，未必势倾一方，而是韬光养晦，从来不在别人那里显露七寸。这样，别人拿不准你，也就只好与你隔着远远一段距离，敬畏着你。

这么说的意思是，你不能在他面前敞露得太多，尤其是在不怀好意的人那里敞露得太多，你的坦诚，往往成了自我的死穴。

从人性上来说，人是容易得寸进尺的。今天让给他一个墙角，明天就敢要你的房子。古代的“六尺

巷”传说，不过是一种辽阔遇上了另一种辽阔，一种豁达遇上了另一种豁达。如果遇到的不是投桃报李的人，从一开始就不能给他得寸进尺的机会。因为，贪婪是被惯出来的，你惯了他，自己只好这样一步步沦陷。

要相信这个世界有慈悲而仁爱的人，他们会对你好。但仅靠别人的慈悲拯救不了你，你必须自身强大，自强者才能自救。强大的途径有三：有力，有勇，有用。前二者如果强调的是体魄和精神的话，那么，有用，强调的是自己于这个社会的意义。

说到底，有用就是有价值。这个世界，人们对有价值的一切还是

深怀敬畏的。

恶霸可以把一个人欺侮成弱者，但社会不能把一个人逼成弱者。也就是说，人性可以善恶交锋，社会不能逼良为娼。社会是为弱者彰显公平和伸张正义的地方，是弱者底气和尊严最后的港湾。如果社会不能帮到他们，他们就真的绝望了。

当然了，一味靠救助的人是无法自救的。社会无论给予了自己多少，必须要学着强大起来。如果一个弱者被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刁民，看起来是社会的悲哀，其实是人性的悲哀。

沦陷的人可以救，沦陷的人性是救不了的。